

剑双飞

(台湾)玉翎燕著



独家授权

玉翎燕

首次推出

武侠小说

劍雙飛

古陶三王相傳書



(台湾)玉翎燕著

剑双飞

(中)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八章

露出真面目 共愤除恶人

“嗖”地一声，一条人影，直冲而上，居然也高与檐齐，拔起六丈多高，随着秦凌筠和冷雪竹的身后追过去，此人非别，正是露着一只铜臂的乞丐。

铜臂丐追上去，大家更是惊讶不已，突然，从大殿上爆出一阵笑声，笑得是那样的得意，笑得是那样有力，在大家都是满心沉重的时候，这笑声使人听起来分外刺耳。

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将眼光集中看去，只见上官玉叉着一双手，仰着头，十分得意，迹近忘形地在那里仰天大笑！真如方丈忍不住问道：“上官大侠何事如此发笑？”

上官玉停了笑声，但是，他脸上仍然含着有得意的笑容，望了真如方丈一眼，然后又环顾一周之后，才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我笑你们有眼不识真假，看错了人！”

真如方丈大吃一惊，连忙说道：“上官大侠！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上官玉狡猾地笑道：“你们以为我是谁？”

武当掌门天衣真人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你不是黄山白云谷炼气士司马蓝的门人上官玉么？”

上官玉笑道：“你们真的相信司马蓝他有门人么？”

真如方丈此时将前后一想，心头一沉，脸上颜色一变，他

向前移动了两步，右手紧紧地握住了那根水磨禅杖，寒着脸色问道：“施主！你究竟是谁？你冒名顶替，来到少林寺，老衲当作客人相待，你倒为何如此恶意相欺，是何存心？少林寺岂是如此容易戏弄之处？”

上官玉哈哈大笑说道：“老和尚！你休要如此大言不惭，‘少林寺’三个字已经吓不倒人，常言道得好：没有三分三，上不得碗子山。我既然敢到少林寺来，老实说，我根本将你们少林寺就没有放在心上。”

这种话，当着天下群雄如此说出来，真如方丈修养再好，也忍不住无名火起。他当时低沉地宣了一声佛号，沉声说道：“原来施主是成心挑衅而来，当着天下群雄之面，老衲倒要领教领教施主有何惊人绝技，居然上门欺人，一至如是！”

老方丈拄着禅杖，一步一步向大殿当中走去。他每走一步，大殿上水磨方砖，就留下一个浅浅的脚印，方砖也都随之碎裂。大雄宝殿那些水磨方砖，长方盈尺，厚达五寸，老方丈如此一步一个脚印，就不难想到他的功力提到何种地步。

再看对面上官玉，斜抱着两个膀子，嘴角含着一丝冷笑，毫不为意地，斜视着老方丈，那种藐视的神情，表露无余。

老方丈缓缓地走到大殿当中，突然，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接着人影一闪，一个身披大红袈裟的高大和尚，躬身拦住老方丈的去路，合掌低头，细声说道：“请掌门人留步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请掌门人安座！”

真如老方丈停下脚步，神色凝重地说道：“来人必有所恃，空如师弟要小心！”

这位被誉为少林杰出的高僧，身为戒律院首座大师的空如和尚，他恭谨地应了一声：“谨尊法谕！请掌门人安心。”

他转过身来，一双眼睛瞪着上官玉，半晌之后，他忽然高宣了一声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声音宏亮，回音四起，随着大殿上下，立即响起一片佛号，这和南不绝的佛号声中，所给予人的不是庄严与肃穆，而是悲壮与苍凉，使人听到之后，大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意味。

在场的各大门派的掌门人，都不觉将头低下，因为大家都领略到空如大师这一声佛号的意味，因为当着天下高人，少林寺如此受人上门挑衅，如果今天这一场拼斗，不幸失利，两百多年以来的少林寺盛名，就要化作流水。

各大门派的掌门人，多少也有心寒的感觉。

上官玉却在此时轻轻地打了一个哈哈，轻松地说道：“少林寺三大罗汉阵，拦不住方才那两个后生小子，又岂能在我身上发生效用？你和尚打错了主意……”

他的话刚刚说完了一半，空如大师突然厉声大喝：“施主欺人太甚！请接我和尚一掌！”

空如大师双掌内圈，倏又以疾风迅雷之势，翻腕向上官玉推过去。

空如大师以十成功力，推出双掌，脚下更以“逆水推舟”的架式，前弓后箭，以全身的力量，向前推去！

以空如大师的功力和此时落力发掌的情形看来，眼前就是一堵石墙，也要在这一推之下，化作土崩瓦解！在场的人都是识货的行家，谁敢瞧不起这一推的劲道？大家都以一种紧张的心情，等待这一推的结果。

上官玉嘴角微微向下一撇，不知他是用一种什么身法，快得就如同一阵旋风，空如大师的突然发掌，已经是快如闪电，可是他这双掌之下，掌风未落，那边上官玉已经贴近空如大

师的身后，左掌一举而下，口中说道：“你少在这里丢丑现眼！”

他这样随口冷讽，手掌已然落下，看得在场的人，人人心惊肉跳，大家异口同声，脱口惊呼。谁也没有料到少林寺的一位一流高手，竟在如此一举掌之下，断送在别人的手下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正是上官玉如此送掌吐劲，下落空如大师的身后命门之际，突然间，嘶，嘶，嘶，一连三声极其轻微的破空劲道，以“前一后二”的形式，飞扑上官玉的右肩而来。

这三点银星来势之准，与来势之快，任何一个习武的人，都可以看得出那是出自第一流的暗器名家。以当时的情况而论，如果上官玉不理睬这三点突如其来的银星，依然落掌吐劲，空如大师当场就要倒地吐血而亡，而上官玉的一条右臂，也可能因此断送。

就在这样“千钧一发”之际，上官玉一收右肘，疾翻右掌，斜劈一招“拍案惊奇”，只听得呼地一声，紧接着叮叮当当三下声响，水磨砖上落下三只雪亮的飞叉，在场所有的人齐声惊呼：“呀！银叉令！”

这一声齐呼未出，上官玉已经纵身面向大殿而立，轻轻地哈了一声说道：“原来是飞叉银龙虞鉴也来到了这里了！真是巧哇！”

空如大师一招落空，几乎丧失了自己的生命，他知道少林寺的威名，从此一落千丈，在险丧生命之余，他低沉地宣了一声“阿弥陀佛！”扬掌就照自己百会当顶拍下去！

突然从大殿里面飞也似的掠出一条人影，其快无比地架住空如大师的手，朗声喝道：“大师千万不可！”

空如大师羞愧万分之际，抬头一看，面前站的正是大名

鼎鼎的中原四杰之一飞叉银龙虞鉴。而站在大雄宝殿后侧，手执铁胎弓，凝神注视的，正是神弓鬼掌游金化。

空如大师和飞叉银龙是旧交，当时百感交集，怆然下泪，刚叫得一声：“虞施主！……”

飞叉银龙虞鉴正色说道：“大师！为何你也有这种世俗之见？”

说着话，他便向上官玉厉声问道：“尊驾究竟是何人？胆敢如此恃技上门欺人，无端寻衅，武林真理何在？”

上官玉呵呵冷笑，手指着飞叉银龙笑道：“虞鉴！你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还敢以你那点中原四杰的头衔，来多管闲事么？”

飞叉银龙闻言心里一震，连忙接着问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

上官玉笑得更得意了！他半仰着头，睥睨着飞叉银龙说道：“你真的不认得我么？”

他这样一反问，随手抬起来朝自己脸上一抹，一个飞快地旋转，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，他面对着飞叉银龙说道：“虞鉴！你再看看我是谁！”

飞叉银龙一看之下，失声大叫：“居然是你？你居然敢到少林寺来，居然敢当着天下武林高人，如此猖狂，我看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！”

飞叉银龙不等到他说话，便向真如方丈拱手说道：“老方丈！我和你密谋对策，筹划再三，要全力对付的人，不料他今天就在此地，看来上天有眼，使狂妄者自取灭亡……”

真如方丈一听，圆睁双眼，盯着大雄宝殿中，半晌朗宣了一声佛号，然后高声说道：“原来施主就是红柳湖主千面狐卞玉？”

千面狐卞玉笑了一笑，他的眼睛朝飞叉银龙身上转了一下，点头说道：“你说的一点也不错！看起来虞鉴他已经把我的口信带到了！”

真如方丈突然声如宏钟，瞋目说道：“不错！虞施主已经把红柳湖的经过，与老衲谈过。”

千面狐卞玉诡谲地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请问老和尚你的意下如何？”

真如方丈突然一转身，走到宝座座上，合掌当胸，对大雄宝殿上各路高人打着问讯，然后朗声说道：“老衲今日接杖，原本不宜惊动各位高人，但是，老衲窃意只是借此机会，向各位高人说明一件大事……”

千面狐卞玉笑着插嘴说道：“算了吧！老和尚！还是由我自己来说明，比你还要干净利落。”

他大踏步向大殿上面走过去几步，然后双手叉腰，以一种君临天下，不可一世的神情大声说道：“我是千面狐卞玉……”

千面狐卞玉在一二十年前，虽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但是，他那千变万化的易容术，在武林中也是很有名声。所以刚才当大家看到他如此一抹脸，就变了另一个面孔，大家心里就已经想起这么一号人物。

但是，千面狐卞玉的武功，是不值得一提的，为何如今又变得这样矫健？而且他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要假借少林寺接丈大典来说明，大家狐疑满腹，不觉都凝聚心神，注意着千面狐卞玉。

千面狐卞玉停了一会之后，他突然沉下脸色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归隐江湖二十年，当我再度出道武林，我就感觉到武

林之中黑白两道，门派太多，各有不传之秘，互相不让，彼此常争，这样一来，武林之中不但武功得不到切磋之效，得不到进益，而且纠纷日起，终归不是武林之福！所以，我便以为，应该有一个人出来，领导群伦，综理各派，使武林成为一统的局面，这才是武林之福！”

这一段话说得冠冕堂皇，振振有词，当时各门各派，比较有地位有名气的掌门人，大家都默默相视，大家都在揣测千面狐卞玉这一段话的用意。

只有少林寺真如方丈沉声说道：“卞施主！你说话如此欲盖弥彰，不值得识者一笑！”

偷天手牛武大声叫道：“老狐狸！你方才装神弄鬼，这会子又满口胡言，到底搞的什么鬼？有话照直的说，不要这样含糊其词！”

千面狐卞玉冷笑一声，缓缓地说道：“方才我那一段话，大家都已经听到了，在下千面狐卞玉以当仁不让的心情，决定承当起这件事，所以我今天特别利用这个机会，难得各门各派，黑白两道，水陆两路，都有高人在此，我要郑重向各位宣告，二月二日，请各位前往红柳湖，共商武林大计……”

他这里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听到偷天手牛武呸了一声，顿脚骂道：“老狐狸！你真是让屎糊实了心，混蛋透了顶！什么当仁不让？分明是你昏了头，想要起来做武林盟主！你今天是趁这个机会，前来招降是吧？你也不撒泡尿看看你那副德性？别人不说，我老牛第一个就看不顺眼……”

千面狐卞玉突然一声长笑，大声说道：“看不顺眼你就不要看，让你那一双眼睛瞎掉好了！”

他言犹未了，左手一抬，立即卷起一股青烟，直扑那偷

天手牛武的面门，容不得牛武躲闪，只听得哎呀一声，牛武用手蒙着一双眼睛，一个踉跄坐到地上。

千面狐卞玉仰天大笑说道：“有谁二月二日不去红柳湖，不妨现在就走出来……”

他这样仰头说话，还没有说完，只听得四周一阵沉重脚步声，逐渐地向当中猬集而来。千面狐卞玉收住笑声，低下头来一看，只见三山五岳，各门各派的高人，此刻一个个脸色凝重，手里捧着兵刃，向中间包围过来。

千面狐卞玉淡淡地哼一声，眼光向四周扫了一遍，不在意地问道：“看样子，各位是有不赞成之意，自取灭亡之道，就怪不得别人了！”

这时候少林寺真如方丈宣了一声佛号说道：“卞玉！就凭你这种狠毒的心肠，也不配为武林中的盟主。佛曰：除恶人即是行善事。你这样掀起武林风浪，也不知道有多少生灵，要为之涂炭！……”

千面狐卞玉接着说道：“老和尚！你休要在那里卖弄口舌，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，二月二日，你们少林寺去不去红柳湖？”

真如方丈一声断喝：“孽障！看杖！”

只见他双手抬起来一挥，水磨鍱铁禅杖简简单单地一招“泰山压顶”，直劈当头。真如方丈不愧是少林寺掌门人，这一招平平常常的“泰山压顶”，使在他手下，便挟有雷霆万钧之势。至少在两三丈的范围之内，都被禅杖的威势所笼罩。就从这一杖之中，仿佛他恢复了当年“独杖会三魔”的神威！

千面狐卞玉脚下一个盘动，闪左肩，旋右腿，险避一杖当头，他左手飞快无比地推出一掌，隔空猛击禅杖，右掌横削如刀，截向真如老和尚的左肘！

这一种冒险还招的打法，如果不是自恃有获胜的绝对把握，是不会这样冒险的！千面狐卞玉十分灵巧地使出这一招，怔惊了在场所有的人！因为他的对手是当今少林掌门，功力精纯，经验老到，千面狐凭什么敢这样自信？

果然！真如方丈没有放松这个致命打击对方的机会！禅杖不收反进，右手单抡，照着千面狐的左掌硬扫过去，同时，他的左手一缩，忽又闪电伸出，中指独出，小雷音指法，不仅是快，而且是十分准确地点向千面狐的右手虎口。

这样双方每攻必救，形成互不相让的形势。在这种形势之下，那只有硬拼一途，硬拼的结果，立即就可分得出胜败高低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啪地一下响声，真如老和尚的水磨镔铁禅杖，被千面狐的一掌，震荡开两尺；但是，千面狐卞玉的右掌，也因为撤让不及，被小雷音指风，从虎口上扫过，划出一道血痕，连带衣袖也撕开七八寸长的裂口。

双方各退几步，凝神相对。真如方丈宣了一声佛号，他朗声说道：“卞玉！你年纪轻轻，能有如此深厚内力，如果你能投身正道，一定能够造福武林，将来一定可以获登正果，为什么你要一心做害人的勾当？你应该知道，放下屠刀，就可以立地成佛！老衲望你苦海回头，免招杀身之祸！”

千面狐却淡淡地笑道：“老和尚！你居然能以一指之风，扫伤我的右手，足以证明你们少林寺还不是浪得虚名，多少还有一些功夫，如果你能够率先到红柳湖报到，我保证你将来在武林中，还是一人之下的职位，否则，你这个掌门人的地位，也是朝不保夕！”

真如方丈口称“孽障！善哉！善哉！”，他双手横起禅杖，

望着千面狐说道：“执迷不悟！不能善渡！”

他说完这两句话，水磨镔铁禅杖双手抡起，呼、呼、呼，一连三招，降魔伏怪的杖法，就如同是十几根禅杖，分从四面八方，围攻而来，一招跟着一招，一式跟着一式，排山倒海般地直涌而来。

千面狐卞玉空着一双手，在那重重的杖影之中，闪躲腾挪，一口气连让过三招之后，他忽然穿身一跃，从那重重叠叠的杖影之中，拔空上窜，不知怎地，他的手上忽然多了一条金晃晃的兵刃，就在他还没落下来之前，变作绕指柔一样，直向真如方丈那根禅杖上缠去！

这一个招法和攻招的架势，大大地出乎常情，真如方丈也不愧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物，他在未明了对方底细之前，不肯冒然抢攻，脚下一顿，禅杖急收回撤！

但是，千面狐卞玉就在这一瞬间，人是落下来了，手中那根金晃晃的兵刃，却是像活的一样，随着真如方丈的禅杖，跟踪而上，而且已经有一端搭上了禅杖的尖梢。

真如方丈没有想到对方会有如此的快，当时只觉得手上一沉，心里一震，暗叫，“不好！被人绞上了兵器了！”

他正要使出神力夺杖的绝招，突然，嗖、嗖、嘶、嘶……从人丛中及时飞出好几点暗器，都集中打向千面狐的右手腕，迫使千面狐不得不收回右手，撤回那根金晃晃的兵刃，向腰间一掖，顷刻之间，又看不到了。

但是，千面狐卞玉却得意地笑道：“神弓鬼掌和飞叉银龙尚且不过如此，看你们还有什么能耐？”

这时候神弓鬼掌游金化手执铁胎弓，从人丛中走出来，他指着千面狐卞玉说道：“千面狐！今天你的算盘打错了！放着

天下所有的高手都在此地，你就是有三头六臂，恐怕也逃不出今天的大雄宝殿！”

千面狐脸上颜色一变，但是，他立即又露出笑容说道：“游金化！你的意思是要合众人之力，来对付我一个人么？”

神弓鬼掌点点头说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！这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！因为你千面狐一向比狐狸狡猾，从来不肯在一拳一脚、一刀一枪上见个真功夫，不是施弄诡计，就是施展毒器。所以和你这种人，没有什么道理可讲，只有一句话，除恶人即是做善事。今天大家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除去你，为武林消弥一次祸患根源！”

神弓鬼掌说完这些话，他挥动他手上的铁胎弓，朗声叫道：“各位同道！祸患不除，终久非福！对于这等人不但是不能容忍，即使你稍微一个不小心，就会坠入陷阱之中。我游金化和虞老鉴若不是身中这老狐狸剧毒，今天岂能容他如此猖狂？现在摆在各位面前的，只有去除成见，协力对付这个包藏祸心的老狐狸。我老游说这一番话，也就是这次少林寺接杖大典，邀请各位莅临的真正用意。”

神弓鬼掌游金化以中原四杰的身份，如此登高一呼，立即获得在场黑白两道各路人物的支持。

武当派天衣真人首先捧出宝剑，走出人群说道：“祸患不除，武林不安！”

华山派古千里手持铁剑也走到大殿当中说道：“千面狐有如此存心，真正是武林心腹大患！除非我们甘心被他统御，甘心做红柳湖的手下，否则今天就是个机会！”

接着连续地出来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已经将千面狐卞玉团团地围住。

这情势非常明显，围在千面狐的四周，都是当今武林第一流的高手，在这些高手的外面，还簇拥着一两百位知名的高人，也都跃跃欲试，在这些人的外面，还有少林寺的僧众，摆下四座大罗汉阵，这种情势，漫说是千面狐卞玉，就是当年三个半高人在此，也没有这个能耐冲出重围！

常言道是：双拳不敌四手，何况周围这些人都是一流的高手呢？

千面狐他从容地回顾四周之后，突然一扬头，纵声狂笑。

大厅上就只听到他一个人的笑声，笑得那么狂放，而且还是那么得意！周围的人，都静静地站在那里，谨防他有诈。

千面狐他笑了一阵，慢慢地收住笑声，将眼睛停在神弓鬼掌游金化的身上。他神气十分地说道：“老游！你真错了！凭你神弓鬼掌那份心思，你能想得到的事，我还能想不到么？我早就料到你们会有这一手！”

飞叉银龙虞鉴在一旁接着说道：“千面狐！你不要色厉内荏！强作镇静！”

千面狐卞玉说道：“不错！凭你们在场这么多人，要是一齐围攻，我是没有办法对付得了，但是，我却有办法使你们不敢来碰我一根汗毛！”

武当天衣真人说道：“胡说！”

华山派掌门铁剑古千里跟着走上前一步，一振手腕，一阵尖锐的啸声，剑尖洒出三朵碗大的剑花，他望得千面狐卞玉冷笑道：“今天我们就要看看能不能碰掉你一根汗毛！”

这两位都是击剑的一派宗师，各执手中的长剑，分从左右迈步进身，向当中直逼过来。

少林派的真如方丈再度提起禅杖，也抢将上来，在他的

身后，跟着八位少林寺的一流高手，一步一趋地手执禅杖，各取一方，向当中围将上来。在他们的身后，一阵脚步移动，各派各门的高人，也都亮出兵刃，将里面的人，团团地围住。

武当、华山两派掌门人，正慢慢地盘旋着，真如方丈也已经加入了这个打头阵的行列，这一场石破天惊的拼斗，在这一瞬间，就要展开。

突然，千面狐卞玉一晃身，就如同是一溜轻烟，嗖地一声，直冲而起，半空中没有凭借任何一点东西，硬拔起六丈多高，攀住大雄宝殿顶端的横梁，再一翻身，飘然又起，他伸出一只手，稳稳当当地抓住大雄宝殿正中横梁，悠悠荡荡地吊在那里！

千面狐卞玉露了这一手，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，除了方才凌空跃出大雄宝殿的秦凌筠和冷雪竹，以及随后赶去的铜臂丐，在场的人，没有谁能有这种能耐。

真如方丈收住禅杖，旋身退到宝座之旁，怔了一下，他立即叫道：“千面狐！你有再好的轻功，今天也逃不出少林寺，大雄宝殿上上下下，里里外外，老衲布下了八个罗汉阵，必要的时候，可以合而为一，你就是有力扫千军的功力，也休想走开大雄宝殿一步。”

千面狐卞玉齙着一嘴白牙，低着头，向着下面笑道：“老和尚！你不要尽在做梦，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走！我不过是到这上面来，把话说清楚，要不然像刚才那样一动手，你这大雄宝殿上，早就血流成河了！现在，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们这些在场所有的人，如果你们不答应在二月二日前，到红柳湖应卯报到，你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到二月三日。”

太湖三十六寨总瓢把子这时候忍不住高声叫道：“大家一

齐拿出暗青子招呼他！把这小子扎成刺猬，看他可还能强嘴！”

真如方丈忽然上前拦住说道：“施主！且慢！”

老方丈他扬起头来，望着顶上的千面狐说道：“卞玉！你是倚仗着你身上有解药，不为我们解除‘烟笼芍药’的毒，就拿这个来要挟么？我们今天就拼着同归于尽的结果，也不会被你所趁！”

千面狐大笑说道：“老和尚！你真是执迷不悟！到现在你还当真以为是琼林夫人什么‘烟笼芍药’么？我要是再不说明，连你将来死了，还是个糊涂鬼！”

他故意咳嗽了两声，清一清嗓子，表现得十分轻松地说道：“刚才那个臭叫化子已经说得明明白白，那一阵毒雾，根本不是什么‘烟笼芍药’，而是红柳湖最霸道的一种利器，名叫‘蚀骨烟’，一缕入腹，两个月之内，蚀骨成浆，慢慢地萎缩而死。这大雄宝殿的四角，我只不过才装了四具喷筒，也才不过是喷了一阵烟，因为我只想你们归顺红柳湖，共襄盛举，完成武林霸业，并不想真的要你们的命。否则，我那四具喷筒一连喷烟到现在，你们早已经中毒过深，双腿酸软无力，坐在地上不能动弹，成了待宰羔羊，还能这样装腔作势么？”

真如方丈涨红着脸，赤了眼睛，咬牙说道：“原来方才那两位小施主是无辜的！”

千面狐哈哈笑道：“有他们在，我哪里有这样方便？老实说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才勉强可以在我手里走上几招，你们在我略施小计之下，将他们赶走，正是合我心意！”

说着话，他得意地纵声大笑，笑得在大梁之上悠悠荡荡，就如同打秋千一样。

真如方丈此时真是气得七窍生烟，他一跺脚，双臂一抬，